



東 北 大 鼓

挖
壞
根



東 北 大 書 店 印 行



MG
I239.2
38

1



3 2169 0028 6

書藏

挖壞根

翻身翻身，刨倒壞根，壞根不倒，還要熊人。勾結狗腿，擾亂人心；收買幹部，假獻殷勤；冒充積極，混進人羣，這種壞蛋，時時留神！

上面幾句俚語野詞，說的是窮人正在翻身的解放區裏，偏偏會有一些壞蛋，或者是利用狗腿子，造謠生事，不讓老百姓真正翻過身來；或者收買幹部，化一點錢，用一點酒，送一點禮物，在幹部面前獻點殷勤，有些幹部被他動搖了，跟窮人分家，幫壞蛋使勁；或者他看風頭不好，假裝積極份

子，假裝開明士紳，好像是我們一羣一伙，實際上他淨統貓蛋。這些東西，我們不加他的小心，往往會鬧出許許多多的毛病，甚至於我們翻了半天身，還是壓在人家身底下。還是人家說了算！所以我們窮人：挖淨窮根，刨倒壞根，才能算是真翻身；放大了膽子和他們鬪，抓破了情面不跟他們打成一個羣。現在說書的說出一段最近的故事，請大家聽上一番：

裕順屯有個朱紹樵，屯裏他是大土豪，他家裏有的是房子有的地，他又開油房又把酒燒，僱了伙計七八個，牛馬養活了二三十條，他吃租的地大約能有二百多晌，前後屯子頂數他打腰，偽滿時代他大兒子做過警正，光復後中央胡子幹上了，自從民主聯軍到了此地，派兵四

下把匪剿，他大兒子死活不知道，撿下了大兒子媳婦在家正年少。二兒子虎拉巴急的也不學好，他也念過什麼偽滿國高，在家裏虎洋情形人人怕，無事生非到處招搖。朱紹樵表面上吃齋講道，隣隣居居手腕要的高，誰家大事小情他必到，吊兒八百也會出過他的腰，隣居多半說是他不錯，屯子裏都管他大爺叫。他剝削窮人的法子最高妙，薄薄的片兒輕輕的刀，他手段陰毒別人不易曉，誰要得罪他，他借刀殺人是慣招，他對待夥計又是一套，下雨陰天總能讓夥計閑不着。誰要有用就和誰不錯，誰若沒有用就離遠遠的不和他交，誰要求着他總是說好好好，不給你辦也能叫你樂樂和和心焦。他大

兒當官領他的教，他說：兔子不吃窩邊草，作賊不搜隣居腰，你有章程別個地方把財發，家門口不許你滋毛。他兒子年年往家裏拿財寶，治房子治地錢來踴躍。出租的地租分文不能少，交不上租糧寫下欠條，還不起租糧的地戶變成債戶，越累越多逃也難逃，地戶們只得死心塌地種他的地，那一個地戶不欠他的一草一毛。他又叫屯子裏李夢仙把屯長幹，他在後面撐着腰，他勸道兒李夢仙走，他裝白臉李夢仙裝黑老包。自從日本子降了東北解放，老百姓翻身個喜洋洋，各地組織了工作團領導老百姓，清算鬪爭處處忙，裕順屯工作團還沒有到，朱紹樵心裏早就發了慌，左思右想沒辦

法，忽然想起了妙計一樁，叫夥計殺上豬兩口，回手再宰鷄和羊，叫二兒子東隣西舍挨着家請，請他們到家裏飲酒漿。隣居一聽朱大爺請，一定是有什麼要緊的事要商量，大家一約會都來到，到屋子裏點頭哈腰亂洋洋，扯了一回桌子擺上，碟碗端來熱氣堂堂，朱紹樵一聲大家請，你上裏，我幫邊，亂擠一場，朱紹樵一看來到的客，差不多全村來齊沒有漏下那一房，大家坐位都安排好，他又叫夥計們也來坐在一傍，他端起了酒杯就把大家讓，拿起筷子請大家把菜來嘗，酒喝到了八分菜也吃得多半飽，朱紹樵站起身來把口張，他說：我今天請大家不爲別的事，就是有一件事要和大家商量，我們隣隣

居居處的都不錯，千萬不要受人家挑唆把感情傷，常言說的好：胳膊拐不能往外曲，家醜不能往外揚，隣隣居居碟子免不了碰着了碗，小小不然的錯處互相原諒，遠親不抵近鄰好，大事小情互相幫；聽說這次工作團把鄉下，主要的是挑唆我們都把感情傷，聽說是誰有錢就把誰恨，有房有地就得分光；到處分的真够苦，別看今天分我，你們後天就遭殃，你們大家想一想，怎樣做法才相當？他的話兒沒有說盡，他的二兒子楞兒巴急的答了腔：他媽的不怕死的他就跟着共產黨，我大哥帶着中央軍來一掃光，我們村子要是有了吃裏扒外的貨，我這小腰別子一定讓他嘗一嘗，朱紹樵回轉身來把他兒子

罵：小兔崽子快滾出房，大人說話你插的什麼嘴，一點家教沒有這都怨你娘。又回頭來跟大家講：事到如今得想準章，咱們這屯子有錢有地不老少，有牛有馬都得遭殃，反正是我是不害怕，分了我的、權當是押寶輸了一場，哈爾濱有個神仙給我相了一面，他說我今年運氣壞碎倒沒有什麼大尅傷，他說我越往後福氣越大，要沒有什麼刑冲也許能當太上皇，我愁的你們大家伙，磕倒了命小福薄反不過來陽。這時各桌就有人講：你老說怎辦才相當？你教給我們怎麼辦我們就怎麼辦，咱們大家伙一個心腸。傍人也有跟着說對對對，你出個道眼我們把工作團防。朱紹樵一聽心裏高興，嘴裏說：你們大家肯

聽我的話你們的日子都能過安康。喝完了酒你們就回家轉，怎樣做法我們再慢慢商量。大家又吃又喝又坐了一陣，醉醺醺的回到了自己的房。

裕順屯的老百姓，叫朱紹樵父子們軟的一陣，硬的一陣，連威脅帶造謠，大家對工作團不由的怕將起來，並且想朱紹樵大兒子當中央軍，得罪了朱紹樵，這地面就呆不了，又加上朱紹樵平日虛情假意表面上對他們都不錯，這一些事情，都在他們的腦袋裏慮了一下，各自回家不表。却說朱紹樵送走了大家伙以後，暗暗的又把屯長和他的三四個最親信的狗腿子叫轉回來，合計了半宿，決定了怎辦怎辦，便各自散去，依照他的計畫佈置一番。又住了好幾天，工作團果

然來到了。

工作團來到了裕順屯，到屯後就散在窮人的家裏把身存，他們一心一意給窮人辦事，挨餓受凍受盡了苦辛，這屯子老百姓受了壞人騙，他們不跟工作團同志一條心，他們插着伙兒來把工作團哄，一問三不知再不然大家伙就是異口同音，工作團同志調查了好幾日，都說我們屯子沒有壞人，地主倒有三兩個，他們都是厚厚道道老親舊鄰，他們願意照着你們法子辦，專等你們來好把他的土地分。這時朱紹樵領着三家地主去找工作團，見了團長便開言：我們家裏都是有房地，情願獻出一些大家分攤，本來是嗎！我們有飯吃鄰居們不應當挨餓，我們不

受凍鄰居們也應當有衣穿，政府的政策是真正好，這樣做來我們才心安。隨手又拿出清單一個，他說：我們拿出來的東西數開在這上邊。團長接過來用眼看，裏頭開的東西倒是一大篇，四家獻出熟地二百七十垧，房子獻出五十間，牛馬豬羊也開在內，犁杖車套寫的全，團長一看這倒不錯，這幾天正爲着收集材料爲了難，他肯獻地這倒好辦，分給窮人不麻煩。同時想：開明地主那個地方都是有，想不到裕順屯地主這樣完全，無怪全屯老百姓都說他們好，看來真是名不虛傳。工作團一核計召開大會，先闢了僞屯長李夢仙，李夢仙點頭直認錯，大家伙決定罰他一萬塊錢，四家地主作的保，下月十五錢

交全，接着就分地主獻出的房子地，牲口傢具照單分完，積極份子余清志，讓他作農會主任外兼着武裝委員，各部門委員都選好，裕順屯算是建立了屯政權，朱紹樵又殺豬宰羊請大家伙吃翻身飯，喝五喊六亂劃一陣鬧的歡，工作團工作完畢就往別處走，朱紹樵不由的笑連天。撚着鬚鬚哈哈笑：這一羣楞小伙子總沒有我老頭奸，這好比唱了一齣戲，我是導演他們是演員，我劃的道兒他們就走，這些笨小子反不了天。且不言裕順屯的老百姓受了朱紹樵的哄，再把檢查工作的同志們說一番。

話說裕順屯的土豪朱紹樵想了一套方法，把工作團和老百姓全騙了，心中高興，自以為萬事大吉，沒有想到上面又來了

一幫檢查工作的同志們，來到了裕順屯，一直住了半個多月，把朱紹樵的鬼計，完全調查出來，同時又積極教育了一羣窮苦的老百姓，這回又重新召開了大會，會上的情形，和上次大大的不同，且聽我表白一番：

裕順屯這回召開了大會，情形和上次大不相同，上回開會是朱紹樵訓練出來的二流子充成假積極份子，這回是工作團領導下自己覺悟的一羣貧農和僱農，大會上發言揭穿了朱紹樵的計，不願再受欺騙再受壓，他們獻出的土地完全是假，直到如今誰也都是兩手空，分的牲口算是借用，年頭月盡還得幫工。余清志本來是他的狗腿，朱紹樵說西他不敢說東，還有委員裏頭三四個是他兒子

的磕頭連鄉把積極份子充，上回鬪李夢仙完全是耍的假把戲，成心來把工作團贖，他大兒子是中央胡子頭一個，偽滿的警正給日本鬼子立過功，他的家業是怎麼發，還不是他大兒子在外把人熊，給他幹活的夥計最挨累，下雨陰天也不歇工，租他地種的地戶都欠下他的賬，重利盤剝開的家家窮，工作團頭一次到這地方來工作，他散佈謠言說的兇，他說：中央軍不日就來到了此地，他又說：共產黨見了有錢的就眼紅。他大兒現在死活雖然不知道，但是他外面跟着胡子有勾通，他二兒腰裏成天跨着小腰別子，不對他心意他就要拿槍崩。他對鄰居假仁假義行些小惠，他心裏狠毒賽過長蟲。大家伙你一言

來我一語，說的朱紹樵聲聲認錯直打躬。這一回清算朱紹樵的賬，算出二百九十垧好地四五十間房，算出十一條牛二十三匹馬，比外還有一些豬羊。給他留下了維持生活用的地，還給他留下了一些生荒。在他的家裏起出了大小槍支五六桿，交在自衛隊裏好把胡子防。算完了朱紹樵還鬪爭那三家地主，分房子分地分食糧。屯上的頭行人完全撤換，重打鑼鼓另開張，王老五他是朱紹樵家裏的抗活的，選他來把農會主任當，武裝委員換了趙子貴，土地委員換了馬文芳，其餘委員也都選好，自衛隊裏基幹隊員都是積極份子拿着槍，這回裕順屯全屯翻身翻的好，家家戶戶喜洋洋。這一回大家分了房子分了

地，不愁往處不愁食糧；這一回屯上大權握在窮人手，不怕地主惡霸要兇狂；這一回自衛隊員完全是貧苦本分人家做，拿起槍桿不怕胡子來逞強，大家伙高高興興都說這回可算得了好，把惡霸地主拿下馬來再也不用把他防，全屯的老百姓這樣一大意，到後來幾幾乎又遭殃，說書的不能亂講後來的事，挨着排兒再把朱紹樵說端詳：朱紹樵一計不成二計生，大家伙分他房子地他好像看得很輕，見着鄰居更顯着和氣，各方面極力連絡感情，好像是他一點也不把前仇記，對着鬪爭他的人仍然論弟兄，有時候大家伙嘮嗒他也去湊趣，有時候別人家紅白喜事他也隨人情，有時候農會委員們打門前過，拉到屋

裏喝兩盅；有時候屯上攤派什麼化銷和使費，他願意多攤一點他說好叫窮戶負擔輕；他二兒常常連絡自衛隊，自衛隊員個個跟他有交情，麻花燒餅他常常往隊裏送，他二兒化錢請客也不心痛，一上手大家伙還加他的小心處處留意，天長日久就忘了他是一個大壞星。武裝委員趙子貴，和他二兒磕頭拜弟兄；馬文芳老頭好喝酒，朱紹樵常常和他來上幾盅；屯裏的幹部他都運動到，就是給他抗過活的王老五跟他是嘍哩隔生。王老五鬪爭他的時候最積極，朱紹樵的缺德事他一件一件數得清，他親手打過朱紹樵兩個嘴巴，抓破了臉皮永遠擰不成一根繩，其餘的大大小小的人家朱紹樵都連絡好，專等有

機會就把事行。放下這一頭且不表，再把趙子貴明一明，趙子貴在老朱家也是抗活的人一個，鬪爭朱紹樵他也不放鬆，他也揭出朱紹樵的底，他被選成武裝委員就是因爲這一層，老朱家和他也是仇深似海，爲什麼他和朱老二偷偷摸摸拜把論弟兄？這裏頭倒有一段奧妙事，且聽說書的放下正文叙叙閑情。

方才說的是武裝委員趙子貴，忽然和朱老二拜了把子，這是怎麼一段事？當時誰也摸不透，後來全盤揭破朱紹樵的陰謀鬼計，大家伙才弄清楚。原來：朱紹樵的大兒子當胡子，逃亡在外，撩下他的老婆紀秀英在家，這紀秀英並不是一個什麼正經貨，以前在僞滿國高也念上一二年書，因爲淨

講戀愛，亂七八遭，叫學校開除了，她沒有臉回家，就在哈爾濱打野妓，串旅館，恰巧朱紹樵上哈爾濱辦事，住在旅館裏，便跟紀秀英勾搭上了，朱紹樵在她身上花了不少的錢，後來朱紹樵辦完了事，不能再在哈爾濱呆下，兩個人難割難捨的訂下了後會的約會便離開了。一擱三四年，朱紹樵的大兒子當上了警尉，上哈爾濱受什麼訓練，天緣巧湊也碰着紀秀英，他愛她漂亮，她愛他是個官兒，兩下一湊合，在飯館裏舉行什麼結婚典禮，便成了兩口子，後來朱紹樵的大兒子把老婆帶回家去，朱紹樵一看，真是啞吧吃黃連，有說不出的苦，紀秀英偏偏的對他眉來眼去，不忘舊情，他們的家裏，牲口圈一樣，那就不問可知了。

朱紹樵的大兒子當了胡子跑在外邊，撩下了紀秀英把家看，她和她公公一炕睡，什麼人偷啦、什麼羞恥啦滿沒有放在心間，表面上裝的非常正經，冷眼誰也看不穿，說書的不表這些閑事，還要說到我們的正書篇。朱紹樵一看趙子貴這小傢伙心眼短，可是他的手裏却有權，朱紹樵安排了一條計，這條計是在紀秀英身上打算盤，半夜裏他們兩個人合計好，第二天紀秀英便往東頭屋裏搬，趙子貴分的房子正在東一面，和紀秀英住屋的牆是連着山，朱紹樵故意把外頭的院牆弄了一道口，兩院子相望並不難，稍爲一抬腿就能過去，並且窗戶這邊緊緊靠着那一邊，紀秀英每天特別打扮，擦胭脂抹粉還把漂亮

衣裳穿，約摸着趙永貴要回家轉，特意的站在自己的窗戶前，無話生活和趙永貴嘮，嬌聲嬌氣說一番，翻身就往自己屋裏走，把她打野妓弔膀子的本事大大施展，頭幾天言來語去不顯眼，五六天以後上趙永貴的屋裏去亂纏，趙永貴本來是光棍一條漢，出大力抗大活那是他佔先，可是生來沒有見過這一套，飛米湯灌的他神魂顛，這一天早晨紀秀英悄悄的對他講，今天晚上沒有事到我的屋子裏談一談，趙永貴朦裏朦登不管深淺，半夜裏就往紀秀英的屋裏攢，到屋裏還沒有說上幾句話，朱紹樵明燈火把來捉奸，紀秀英在炕上嗚嗚哭，她說：趙永貴耍野蠻，她說她見不得人了她要尋死，投井上弔不再

留在人間。趙永貴鬧的沒法辦，跪在地下磕頭哀告朱紹樵饒了他這一番，你怎樣罰來我怎樣領，只要求不叫我丟臉在人前，朱紹樵吵吵八火罵了一陣，裝模做樣鬧的歡，停了一會兒消了火，然後問趙永貴你願私了是願意見官，願意見官我們就上衙門去，分我的地倒可以，不能跑到我家裏來強姦，要是願意私下了，我吩咐你的事情你得做周全，你要是能隨着我的手心轉，今晚上的事情就放寬，你和我大兒媳婦的來往我不管，只要你們能嚴嚴密密的那就與我不相干。趙永貴滿口答應說好好好，我一定把你老人家的吩咐放在頭前。朱紹樵這條美人計把趙永貴拖下了水，害得趙永貴後半輩子算玩完。

朱紹樵想：全屯完全拉攏好，就剩下王老五這一個刺兒毛，不想法子把他消掉，裕順屯我是呆不牢，他便叫他的狗腿各處走，挨家串戶去造謠，說王老五沒有一點好，他不過會溜鬚把工作團交，他當上了主任抖的不得了，是誰他都瞧不着，挑唆着大小戶都和王老五反對；他又給趙永貴出了一招，他叫趙永貴跟各委員講：王老五壞事能有五六條，又說王老五背地裏把誰誰罵，又說王老五勾結胡子亂七八遭，委員們漸漸的也和王老五反對，王老五孤掌難鳴特別心焦，朱紹樵又散布了一些造謠的話：你們分房分地不打腰，拿人家的一尺將來得還人家一丈，中央軍來了命不牢，分來的牛馬趕快賣，賣

得了幾個錢好往別的地方逃，分來的東西最好是明要暗不要，兩下不得罪是好招，自衛隊員用不着幹，用不着大驚小怪把家撩，胡子跟我們沒有仇恨，站崗放哨爲的是那一條。朱紹樵這一套謠言造了出去，有一些老百姓心裏動搖，有的把牲口賣給地主，有的把分到的房子地偷偷往回交，王老五一看不得了，這樣下去準糟糕，連夜跑到區農會，見了區主任說分曉，區農會主任說：這是地主們要翻把，也怪我們老百姓自己覺悟還不高，明天我和你一道走，我也到裕順屯裏走一遭。

話說區農會主任和王老五第二天一同來到裕順屯，先找各委員開會；又另集各戶分別開會，說明了爲什麼要翻身，分清

了誰是我們一伙，誰是我們仇人；然從調查各方面材料，這回又召集了一個大會，這次大會與上一次又不相同。

裕順屯這次又開大會，會場上又鬧朱紹樵，他存心翻把想把好人害，他對老百姓亂造謠，他拿中央軍來唬老百姓，他逼着小戶把地交，他向家家戶戶去買好，他向自衛隊員裏亂鼓調，他常請馬文芳去喝酒，他常給各委員送餅送糕，趙永貴和他兒子拜了把，趙永貴處處爲他撐腰。還有人說：看見了趙永貴常往他兒媳婦的屋裏跑，背不住也是他給拉的皮條。當時委員們也有的自己坦白來認錯，他們不該聽趙永貴的話，說王老五他和胡子交，他們不該受了朱紹樵送的禮，他們不該馬馬虎虎接

近朱紹樵。大家伙你一言來我一語，朱紹樵的鬼計全揭開了。大會上決定撤了馬文芳的職，還有幾個委員也刷了勺，朱紹樵父子加上趙永貴，小繩綁起來往區政府交，紀秀英趕出裕順屯去，省得她在屯裏亂七八糟，那一些狗腿讓他們上台坦白悔過，然後大家伙才把他們饒。這一回屯子裏老百姓可明白了，朱紹樵三番二次爲的要作妖，總而言之地主惡霸來和我們窮人好，黃鼠狼給小鷄拜年是一個招。說到這裏算是一段，我們大家伙要時時加小心防備竄出來一個朱紹樵。



身 魁 器

0008 . 封 贈 時 日 誌 第 140

元 0 8 : 贈 送



藏
書

KBC
4
200.2
8

根

佳

0元